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七

婺源戴大昌斗源

從我於陳蔡者　章　在陳絕糧附

問論語集說。孔子如蔡及葉。朱子註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昭王來聘。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又江愼修先生亦謂是時蔡已遷於州來。陳則方有吳師。楚昭王軍於城父以救之。陳人之德楚也必矣。乃復圍其所聘之人。尤不可信。且孟子言無上下之交。若昭王遣使來聘。何得謂無上下之交乎。據此則絕糧事似可疑矣。又何註用鄭氏說。釋皆不及門。謂皆

不及仕進之門。故夫子憫其失所也。何如

答朱子之辨。非謂必無陳蔡兵圍之事。第疑史記誤繫於哀公六年據史記不對問陣去衛如陳又如蔡如葉自葉反蔡復如陳始有是厄 若據論語。絕糧即在去衛適陳之日。則哀公二年耳。然謂必在哀公二年。則以諸弟子之年考之。游夏尚未年踰十五。亦似有可疑者。又下篇在陳絕糧節。按孔注則謂夫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難。故乏食。據此則因陳有難而偶絕糧。並無陳蔡兵圍之事。亦自可信。但以爲自宋適陳則又與史記論語俱稍未合。故或疑在陳絕糧二節。

另是一章。不與問陣節相屬。庶可免膠柱耳

鄭氏謂諸賢皆不及仕進之門。注疏俱仍其說。但此解必另添仕進二字方醒。不若集注之說爲直捷。謂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意自脫繁也　皇氏又以德行節別爲一章。則聖門諸賢堪膺四科之選者。奚啻十人。其說亦未圓

按哀二年游夏之年未踰十五。卽哀公六年亦未弱冠。諸書所紀弟子之年亦多難信。如梁鱣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樊須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

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彼此互異。且古人二十或作廿。三十作卅。四十作卌。故二三四之間。恐易混 按洪容齋謂史記言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係周敬王四十一年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若魏文侯以子夏為師子夏時年已百有餘歲矣豈其然乎

文學子游子夏

問 德行固不易。言語政事亦有專長。若文學者則聖門身通六藝七十餘人。何獨推游夏歟

答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竊比老彭。又曰文王既沒。斯文在茲。是其刪述之功垂於萬世。故宰我曰賢於堯舜遠矣。聖門篤

學者雖多。然功在表章者。莫如游夏。按魏華父曰。檀弓一篇。獨於子游極其稱譽。每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者不一。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凡十有四。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大抵當典禮譌闕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皆以子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益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焉。又容齋隨筆言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皆有書。雖傳記未可盡信。然要與他人不同矣。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

服傳一篇。馬融王肅皆爲之訓詁。於春秋雖云不能贊一辭。然公羊高實受之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矣。此二子之以羽翼聖經。獨列于文學者也

按秦滅漢興。始除挾書之律。當時學者不能悉見全經。文帝始置五經博士（趙岐謂文帝時已立有五經博士非止詩也）至武帝以經學設科。增廣博士弟子員。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於是經學勃興。各有專師。故漢書儒林傳。載五經博士

十有四人。攷漢官儀曰。易有施讐孟喜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夏侯勝夏侯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此所謂十四經師者是也。至於唐制配享。則有二十二經師者。按日知錄有云。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桑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廿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

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註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迨神宗以後。始紛然迭有增入。至有明嘉靖九年。逞私妄議。輙爲出入。殊乖古人之旨。一十二人之中復去戴勝馬融等諸人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闕之功。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

人不閒於其　句

問　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爲忠。注引論語此節。閒。非也。言子騫之

孝化其父母昆弟。人無有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則諫。在下無有非其君者。按此與集注異。其說如何

答 似此解不間句。都合叅叅乂不格姦意。但本節向以孝哉句作人言。則此解稍不相蒙耳

洪容齋隨筆云。孔子于及門未有稱字者。而此獨云子騫。且論語所記。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于閔氏也 方文輈云孔子嘗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又史記載孔子曰天下無行仕于家臣惟季次未嘗仕季次則公皙哀之字也以誣夫子亦稱弟子之字但方氏所引皆非論語耳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子路問成人章附

問上節記侍側諸賢氣象皆謂剛德可以任道。故記曰子樂。則行行亦就好一邊說。乃此句獨貶由也。何居

荅言必有當。想此章記夫子樂得英才敎育。無緣獨于由也忽有貶詞。竊謂此句疑錯簡、當在抑亦可以爲成人矣之下耳。蓋彼章子路以成人問、意固矜其所能而問也。夫子告以須兼知廉勇藝而猶必文以禮樂。正因其不足于中和之氣而勉其所未至也。乃子路自負其能、謂爲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故次節另有曰字。胡氏謂乃子路之言。此的確不易也。見利思義數語。正子路力所能爲之事。故曰抑亦可以爲成人

矣蓋儼然以成人自任也夫子見其率爾之態旣于文以禮樂之訓漠然如不入耳而又以思義授命踐言三者悻悻自矜依然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意因歎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或是由出而夫子歎之所以深警之也其所以錯簡者殆因侍側章有子路行行而誤也亦猶誠不以富二語因下節有齊景公三字而誤耳

余旣爲此解友人有駭者後檢朱子語類有答亞夫之言曰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爲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衹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三句自是子路已了

得聽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又問曰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由退後說也未可知据此竊喜鄙見未爲無謂且移若由也不得其死句在彼正足釋亞夫安得無言以繼之之疑矣

如會同

問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大行人時聘曰問殷頫曰同其文各異今公西氏係言會同則但引大宗伯文可矣而鄭注論語上句則引大宗伯時見曰會下句乃引大行人殷頫曰同頫似牽混故邢疏云頫即見也其說然與

答吾舅祖洪壽山先生嘗論之。謂鄭引殷頫曰同、頫乃見字之譌、邢疏未能是正耳、至朱子集注改殷爲衆、則因避宣祖諱、先儒已有言之者

時會殷同、天子于國門外築宮爲壇、以待諸侯。先期一日。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至期、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諸侯東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諸子門東、諸男門西。天子降階南向見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既揖、位乃定。壇上設上下四方明神之位。謂之方明。若會同在春。則天子率諸侯拜日于東門之外。

反祀方明而後見諸侯。夏則禮日于南門之外。秋則禮山川邱陵于西門之外。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之外。其祀方明而見諸侯。皆與春同。巡狩至方岳亦如之 按拜日禮日禮山川等。所謂四門之外。卽指築宮爲壇之宮門非國門也

端章甫

問 亦言爲小相。獨有取于端章甫。如何

答 衣服之制有是冠。卽有是服。稱之蓋禮服之最重者爲冕服。此惟大夫以上始得用之冕制有五。有覆有旒。其服則元

衣纁裳。其等級之分。則自十二旒十二章以次而殺耳。其次爲爵弁服。士以上皆得用之。爵弁上用丕丨板而前無旒。其服則純衣纁裳也。又其次爲弁服。亦士以上皆得用之。弁之制全與冕不同。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素裳也。又其次則爲元冠服。冠之制無覆無旒。亦與冕不同。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其服則名元端。上衣色則用元。而裳則天子諸侯色用朱。大夫素。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此元冠服爲禮服之最輕者。凡此以上禮服皆帷裳也。自此以下則爲深衣。無上衣下裳之別。乃燕居之服矣。亦言端章甫。是第舉禮

服之最輕者。亦謙遜之意耳。向來作制藝者。多混用冕旒黼黻話頭。殊爲含糊

非諸侯而何 附 按孔注謂皆諸侯之事也。又願爲小相句。邢疏亦引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又玉藻君入門介拂闑云云。謂赤謙言不敢當上擯上介耳邢疏但舉聘問未及言祭祀耳據此則非諸侯而何。是指諸侯之事。謂赤能相禮也。前明時文。往往實鋪諸侯相天子興禮。似指赤爲諸侯矣。然則由也可使有勇知方。求也可使足民。豈皆思爲邦君乎。殊失解矣

沂

問 沂有大沂水。小沂水。禹貢但于徐州言淮沂其乂。閻百詩謂沂有徐州青州之別。如何

答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流逕東莞縣即（今沂水縣）與小沂水合（此水出黃孤山）又流逕臨沂縣即（今沂州）治水注之。亦謂之小沂水（治水出泰山武陽縣之冠石山）迨流逕下邳縣（今邳州）分爲二水。其一于城北入泗（此爲大沂水）其一逕城東屈從縣南亦入泗。此又小沂水也。蔡氏淮沂其乂書傳。引曾氏曰。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又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

之沂水而沂水之大者則出于泰山也。今按曾氏所云出于泰山者。即是出于泰山蓋縣之艾山。直流至下邳入泗者爲大沂水。即書言淮沂其乂。閻百詩指爲青州之沂也（据周禮青州其浸沂沭）所云出武陽之冠石山者。即大沂水中流所會小沂水之一耳。其曰水出尼邱山（山在曾縣）流逕雩門（一名稷門亦曰高門）此百詩指爲徐州之沂。則曾點所浴者。其水亦西注于泗。但與泰山蓋縣所出之沂水。無交涉也

附考周禮職方青州其浸沂沭鄭康成謂沭當是洙字（即洙泗之洙）

夫子喟然歎曰　二句

問　夫子詢酬知而與者反在點。黃東發謂夫子以用世爲心。與二三子講明切究。乃忽聞浴沂詠歸之言。若動浮海居夷之意。不覺喟然而歎也。其說何如

答　會意甚別。邪未必切情事。竊謂點將言志而先自明其異乎三子之撰。意固非鄙三子而自矜也。至于夫子喟然嘉與。則因聞點言而自見得與時偕行之意。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樂其身。其所以指點諸賢者。正在言表。非謂點便儼然與孔顏身分無二也。迨三子既出。而點乃一一致問然後

悟由之見哂者非在于爲邦。則已之見與者。亦非在不爲邦也。集注謂點言志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甚爲得之。乃又有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及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等語。則未免因夫子之見與而推之過當也。夫點不敢自矜。方俟細論諸賢。以默喻夫子見與之意。而又何用推之過當哉

楊用脩曰。程子言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也。曾點人品。孟子已有定論。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在晳輩。朱子晩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吾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注。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若呂與叔乃程子門人而謝上蔡之友也。所論因之更失。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

天下歸仁焉

問集注釋爲天下之人皆與其仁。其說然歟

答按馬氏釋云。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而邢疏則言人君能一日行克已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葢因本句有天下二字。故指人君言。集注不從其旨。但曰天下之人皆與其人。乃因邢疏而畧改其說耳。竊謂下章夫子答仲弓問仁言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邦家無怨。亦以及于人者使之自考。則此言天下歸仁。乃謂已私既克自覺天理之周流。不知物我之有間。則天下之大。皆歸于吾心之仁。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蓋雍猶須從恕以求仁。而回則可以幾于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矣。戴東原先生解此句。亦

不從舊說克己 毛西河從馬氏約身之訓不以己字作私欲解阮芸臺先生主其說謂克己即修己以敬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問 集注謂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又外注載胡氏云。子夏特以廣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似皆謂子夏之答有語病者。何如

答 此題張百川時文有云。我自盡其化頑之道。我自盡其馴暴之道。四海之內皆兄弟。而一家可想也。論最名通。能推出子夏立言之旨。則意圓而語不滯矣。 又周氏理裏謂哀十

四年傳。向魋作亂。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旋又適吳。狠狽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埜諸邱輿。杜注謂懸賢者失所可見當日子夏對牛之言。早見及此。以魋嘗欲弑宋公。不可諫止。滅亡無日。但牛本係公族、爵祿有列于朝。故諭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勗以敬恭涉世之道。其曰四海之內皆兄弟。正欲其見幾而作。去之他邦、弗及於難耳。惜牛不能從。迨禍作而出奔。晚矣。此解于情事亦切

足兵 去兵

問

兵制已詳治賦一條。但春秋時之兵制。與古法可尚同乎。

又或謂去兵祗作綴于簡閱之意。非有所撤去也。其說然與

答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使爲兵。無事仍歸于農。春秋之時

兵農旣分。爲兵者不使更出田賦。爲農者則但供租稅以給

國用。此其不同者一也。又古者國中六鄉六遂之地小司徒

用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其兵擁衛公室不使出征。惟郊野以

外用邱甸之法。則有事迭用之。至春秋時。悉用國都鄉遂之

民爲兵。而野處之農不與焉。其不同者二也。嘗考齊管仲參

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專以處工商者又士

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其法五家爲軌。

故五人爲伍。積而至于一鄉二千家。爲旅二千。計十五鄉有三萬人爲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爲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亦謂之士鄉。所以別于農也。其爲農者則處之野鄙。爲五鄙之法。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爲兵。故曰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也。其士鄉十五。亦必有所受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也。他如晉國或作三軍。又作三行。又作五軍。作六軍。後以

三軍無帥改從三軍會作三軍又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若使仍古制則臨事命卿大夫爲將不須常置軍帥也又習隨武子稱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可見當時兵民既分推之他國莫不皆然流及後世漸至于兵且無田惟養給于民之賦稅而已今夫子所言足兵是論其常自當法行先王之制如所謂田賦出兵寓兵于農之法至次節言必不得已而去兵則論其變是就叔季衰敝之日相時勢爲權宜之計正須裁冗兵以省縻費豈猶復泥古制言之乎若第以去兵爲作緩于簡閱之說則下節去食何遂云自古皆

有死乎顧亭林謂古之言兵皆指兵器詩書左傳未有稱執兵之人爲兵者但按傳言子玉治兵于蔿則未嘗不指執兵之人也

文猶質也　節

問　集注釋文猶質也二句。爲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而虎豹之鞟二句。則釋爲君子小人無以辨矣。但如此解。則中間摠須添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二語。方能轉下。然子貢口中。本無此轉語也。敢問何如

答　此等皆集注改舊說而失之者也。按何注用孔氏曰。虎豹與犬羊。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

邪。邢疏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也。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何以別。如虎豹去其毛文以為鞟。則與犬羊之鞟無以別也。據注疏則此節本一直說下。甚屬明白曉暢。蓋子貢謂先王制禮。原有服物釆章威儀等殺。以別君子小人。若棘子成但云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則是文猶質。質猶文也。故此二句卽指言君子小人無以辨別。非謂文質不可相無也。其末二句乃因棘子成口中祇說君子。故子貢但云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以答之。不必復言犬羊之鞟猶虎豹之鞟耳。況此節四句一直說下。則三猶字本

自一意相連若如集注之說則上二猶字別是一解末句猶字又另一解遂令本節文氣忽成兩橛矣故此節乃子貢推棘子成之弊而辨折之集注誤解子貢之意而乃譏其無本末輕重之差不亦僨乎　向拈此節題課及門鄙見作如是解同學有不謂然者因檢注疏適與符合故叙而錄之

哀公問於有若　章

問　魯先作三軍三分公室其後舍中軍也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故傳稱魯君無民有自來矣今哀公何復有年饑用不足之問而又曰二吾猶不足耶

答慎修先生曾言之。蓋春秋時兵民已分。魯作三軍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焉。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所謂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乃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于公也。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若民之爲農者其屬公者自仍歸之于公。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分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私家哉。故哀公以年饑

用不足問而有若猶勸之行徹也至徹非合作均分之謂詳

徹者徹也一條

宣十五年初稅畝　稅畝之說公穀二傳皆以爲履畝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杜氏預以爲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爲十而取二矣

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杜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林云以邱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

片言

問　集注片言半言不待其詞之畢也獄須嘖有煩言何不待

辭畢而能折之乎

答 古注本非如此。按孔氏云。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邢疏引周禮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謂造至也。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兩至。獄者各劑券書。旣兩至兩券書。乃治之。其不至不券書者。則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必須兩辭具備。方定是非。唯子路才性明敏。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據此古人兩造訟辭。皆於木書之謂之兩辭（周禮謂之兩劑 春秋傳謂之契）攷說文片從半木。片言蓋兩辭不具者。而子路能即半木一偏之言判其是非。即

書所謂明清于單辭也。故夫子稱之

無宿諾　古注宿猶豫也。謂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於人也。集注謂宿留也。猶宿怨之宿。竊謂集注之說較勝。但所云猶宿怨之宿。乃謂子路生平所諾之事。無有未踐。更無復有存留之諾耳。而講家因謂子路急於踐言。無有遲留經宿而不行者。則失集注之意矣。不可不辨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問　孔注王者係泛言。集注因之。按鄭注有云。周道至美。武王代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則王者專

屬周初盛王言其說如何

答玩如有二字。猶云如有用我者。是從未有而想望之辭。似非無因而發此歎。固不當祗作泛論。然鄭氏以爲指武王伐紂。承殷遺俗。必至成王乃致太平。則是尚論已然之事。亦於如有神氣未協。竊謂夫子此言。乃目擊春秋世衰道微人心風俗敗壞已甚。以爲當此時而欲撥亂反正亦須涵濡日久而教化始能浹於民。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非小賢小德之君所能勝任。亦非五年七年之間所能成化。自當緊切春秋時勢立言。猶云齊一變僅可至於魯。必再變乃可至

于道耳。蓋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饑易爲食。渴易爲飲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浹于肌膚。淪于骨髓也

不辱君命 不能專對附

問 集注謂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則夫子所勉子貢者。但重在行已有恥。若使於四方。乃其才所優爲乎

答 此云不辱君命。與誦詩章不能專對有異矣。蓋專對雖非易事。春秋時大夫亦多有優爲者。若夫不辱君命。必如漢蘇子卿唐顏魯公韓昌黎宋富鄭公輩。乃足當之。在當日魯叔孫豹叔孫婼父子。亦無愧焉。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夫子

以行已不辱命二事告子貢者皆所謂難能可貴也惟然故其品特在稱孝稱弟之上矣

不能專對　集注專獨也本何晏說者遂謂使有正有介專對乃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操觚家多採用聘享賦詩話頭。是皆不合專對之義。惟閻君四書釋地云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惟大全辯所載通義理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

夫子不答

問　注謂南宮适以禹稷比夫子故夫子不答然與

答　洪氏容齋謂南宮适本是特論古人之事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意弟其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俟其出而歎美之聖人之意可見矣竊謂此說可從假适欲以有德者比孔子何必說到有天下卽謂上二句比當世有權力者何必斥言不得其死則知舊說爲不然矣但謂适以禹稷比孔子說本出馬氏洪容齋謂此解始于程明道先生則未考古注耳

羿奡　事見春秋傳羿有窮之君盖卽孟子云逢蒙殺之

者或謂堯時另有一羿淮南子稱其有功于民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至羿爲寒浞之子。卽澆也若奡斗南據書無若丹朱傲。陸德明音義傲又作奡。因疑丹朱奡爲兩人。謂此卽罔水行舟之奡也不知傲奡古字通用。故說文奡嫚也。雖亦引書若丹朱傲。却非謂奡爲人名也。乃王伯厚又謂奡卽指丹朱。總緣以罔水行舟事附會于盪舟耳。不知書云虞賓在位。丹朱亦無不得其死之事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八

婺源戴大昌斗源

愛之能勿　節

問　古注用馬氏說。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俱作泛說何如

答　古注于首句祇作泛說。且以勞讀去聲。不如集注之指父道者為明確。次句古注亦是泛說。自集注云婦寺之忠。講家始專切君臣矣。竊謂古人如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君有爭臣。父有爭子等。毋以臣子並說。解有以父之教

子臣之誠君對舉而言者且盡已之謂忠如忠告而善道之爲人謀而不忠忠字原不單貼君臣戚氏鶴泉謂次句當指師道言父師一例引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句爲注脚頗得古注之義且指師道則於誨字亦較切

奪伯氏駢邑三百

問古注用孔氏說但云管仲奪之使至疏食無怨以其當理也並不言奪爲已有更未言桓公奪以與仲集注之說何所据歟

答朱子語類則謂仲是奪爲已有至集注又謂是桓公奪以

與仲。則全與古注不同矣。按劉向新序。以管仲奪伯氏邑與商鞅之用刑相並。習鑿齒亦曰昔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沒齒無怨。聖人以為難。若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豈有不服者乎。二條皆與孔注同義。若朱子之說。想因荀卿有云與之書社三百。富人莫之敢拒。故集注引之。謂即此事也。但荀卿未云由奪以與之。今据此謂為桓公奪以與仲。似于本文語氣添出一層矣。惟晏子春秋有云。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弟未知所謂書社者。果即駢邑耶否耶

駢邑三百。舊注以爲三百家。則邑甚小矣。其說非是。葢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社。其云三百者。則三百社也。爲七千五百家。書社三百者。書其三百社之戶籍耳。先儒已言之詳矣。

晉文公譎　節

問　集注舉召陵城濮二戰。以槩二君之正譎。說本杜氏近顧氏復初獨不謂然。葢以齊桓之時。楚未大肆憑陵。然召陵之師。已失之弱。迨齊桓既沒。中夏望風皆靡。設非城濮一役。則楚氛之惡不可問矣。其說如何

答　言各有當。如由賜輩皆以管仲爲未仁。而夫子獨許其仁。

然他日夫子又自惜其器小。固不相妨也。今如所論召陵城濮之師。是舉其功言之也。若夫子定二君之正譎。則但論其立心行事耳。故顧氏之論。以爲時文翻瀾則可。以是爲持論之當則未也

附錄王應麟曰。李氏習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戮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楊愼曰。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

舉莫大于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爲理長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問九合疏引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廿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寗母。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不

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集注則不主兵車衣裳之說。但據左
傳九當作糾。孰爲是歟
答 後儒必將不以兵車四字繫貼九合。所以要專指衣裳之
會而言也不知天下有道則天子當陽。諸侯輯睦。春秋以來
列國兵爭。人民困苦。自桓用管仲。招攜懷遠。身爲盟主始能
數合諸侯。攘夷尊周。而諸侯咸輸乎桓公之志。莫不懷德畏
威講信修睦。玉帛相見兵戎不興。此正所謂一匡天下。民受
其賜者也故不以兵車句。乃著明其九合之成效耳。若如舊
解。則但指盟會諸侯時。不以兵車往會。亦安足見其利澤及

人。而夫子乃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乎

、桓公殺糾　按荀子馬遷杜預俱言子糾是兄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弟。韋昭注謂其因厲王乃文帝之弟。故諱言殺兄耳。總之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定分。在奔之出奔者。亦非有仇牧荀息之責。可以死可以無死。故夫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作者七人矣

問　夫子謂作者七人。既言其數。則當日必有所指。如何

答　向來釋者其說有四。包咸則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

儀封人楚狂接輿七人也王弼則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也鄭康成又云伯夷叔齊虞仲此避世者荷蓧長沮桀溺此辟地者柳下惠少連此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此辟言者凡十人以七當爲十字之誤也至正蒙云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法制與王之道非有所述於人者也是又以作爲作述之作也今按正蒙之說獨遺文王周公似未圓穩若王弼以爲夷齊諸人但既稱爲逸民亦不必重論列也鄭康成則承上章而言神氣甚覺相貫然以七爲十之誤雖古文二字相近但欲添三人恐屬臆說惟

包氏第指夫子當時所遇隱者頗爲近是故何注依之朱子想以諸說紛紛不一集注祇載李氏空言隱去者今七人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蓋闕如之意也

深則厲

問爾雅釋水云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此包咸之所本而集注因之但謂由帶以上爲厲則深甚矣故必以衣涉水然此尚得爲斯可已而已乎

答爾雅所釋則然矣但按許氏說文引詩深則𠫝𠫝作砅履

石渡水也。又云旱石也。何氏楷謂累岸石于水中。踐之以渡是也。又按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裳上節在彼淇梁。梁亦爲石絕水。狐畏濡尾。故必渡石。可以互証。葢淺則揭衣而涉。若深則必履石而渡。斯爲適淺深之宜耳。若如爾雅所釋。由帶以上爲厲。而以衣涉水。是直載胥及溺矣。安所謂斯可已而已乎

鄙哉硜硜乎　按說文。硜古文磬。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今禮記作磬。故此節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先輩謂荷蕢過門。第聞磬聲而發論。時文家于荷蕢口中混

用孔子事迹未合

諒陰

問 孔注諒信也。陰猶默也。邢疏則引晉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蓋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既葬祔祭於廟。因而除之。據此則諒陰者殆人君於既葬除服而守默不言以終喪制之名。果其然乎

答 杜預于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誤釋爲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故晉泰始中武元楊皇后崩。既葬。詔議皇太子

服制預爲尚書。遂據此建議。後世譏杜預短喪。詳見晉志。又孔氏云。旣葬除喪。惟杜有此說。則固心非之矣。顧氏春秋大事表。極譏其失。按禮記諒陰作諒闇。鄭康成謂爲凶廬。而集注但云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不敢引邢疏之說。蓋其愼也

康王之誥附　康王以冕服卽位於喪次。蘇子瞻譏其失。按書伊訓孔疏。謂嗣君有奠殯卽位者。有踰年卽位者。奠殯卽位者。告殯而爲喪主。則康王是也。踰年卽位者。改元而爲國主。經傳無所攷。惟何休云卽者就也。先謁廟。明繼

祖也。還之朝。正君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終喪事也。又宋羅氏以為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衮冕大裘。則初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　國朝毛西河亦謂帝王之禮。不與士大夫同。而戴氏東原則謂顧命篇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為康王之誥。與偽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為康王之誥。皆非是。蓋此篇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末。踰年即位事也。否則西方東方諸侯。何以畢至乎。又汪氏容甫著居喪釋服解義。以謂祀卜朝聘會盟。俱有釋服之義。明乎此。然後可以解孟子久喪不能從事

聽治之惑。可以破杜預段暘天子諸侯卒哭除喪之說。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即位之疑。据此則人主初喪。以冕服即位於未成服之前。以喪服宅憂於成服之後。踰年則假冕服以行改元之禮。旋反喪服以守三年之喪。諒無背耳

闕黨

問 家語云顏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可即論語所書闕黨否

答 顧氏亭林撰舉域志。於曲阜縣則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以爲闕里之所由得名。其闕黨即闕里之別稱耳。攷

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删定五經。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似與亭林之說相近。惟閻君百詩謂孝闕門自是魯兩觀懸象魏在雉門之旁者。豈孔子而居於外朝之地哉。蓋孔子時無闕里之名。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後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水經注所謂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是也。并攷北史宋版王肅注本。七十二弟子解曰。顏由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因知家語所謂闕里。乃即闕里。足証孔子時固無闕里之名。王所謂闕黨者。五百家爲黨。猶達巷之爲

黨名耳。又毛西河亦謂四里爲族。五族爲黨。里門有師。謂之閭師。夫子少時。或即爲里門之師而敎授焉。然則闕里者蓋闕黨之里也。据此諸說。則闕黨者乃孔子所居之黨名。而闕里之所由得名。闕君則謂自魯靈光始也。按括地志云。兗州府曲阜縣故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

俎豆之事

問　時文多以此句切祭祀說。何如

答　夫子弟舉禮器以明曾學禮耳。若俎豆之用。有虞氏以梡。

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大房亦俎名　盖肉煮于鑊既熟盛于鼎又以匕出載于俎鼎俎皆盛肉器也又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音莎　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有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凡祭祀賓客喪紀皆共之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籩竹器如豆　籩豆所載菹醢果實之屬不一其物按此句須兼祭祀鬼神饗食賓客二者而言所謂禮以事神人也

直哉史魚　節

問　史魚與伯玉同時仕衛此章相提並論而伯玉則以其有

道則仕無道則卷。爲合於君子。且夫子平日亦言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於史魚獨俱以如矢取其直何也

答 此節宜照註中史官名立解。蓋史官記言記動。不直則道不見故微諭有道無道。皆當如矢耳。如董狐南史亦其例也。

或謂史狗史魚。俱史朝之子。史乃其氏。非官名。然史本以官爲氏。安知非世其官者乎

君子哉蘧伯玉　節

問 集注引蘧伯玉于孫林父甯殖甯喜當作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以爲卷懷之証。其說如何

答是說疑之者多矣。顧復初曰。襄十四年孫甯逐其君衎。迨二十五年衎復入。伯玉俱不對。從近關出。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夫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當聞孫林父之謀。伯玉能直辭正色以折之。上也。乞師大國討其罪而復其君。次也。否則逃之深山。終身不復出。又次也。乃衎出而臣剽。剽弑而復臣衎。有事則束身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祿。而謂伯玉出此乎。子朱子乃引為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急辨之。全謝山亦曰。伯玉位在庶僚。力不足以誅孫甯。故伯玉所處不能討賊。亦不必定死節。惟聞孫甯之言而

去固義所宜乃既去而卽返且卽返亦何可以再仕是視其君之出入生殺如奕棋以近關之出爲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返仍浮沉于鴟鴞之羣則似于義固有歉也惟是伯玉之年齒固有可疑者計獻公之出在襄公十四年而其時孫甯已思引以共事葢少亦當三十矣乃至哀公元年孔子再至衛主于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已六十有六年伯玉當近期頤而史魚猶以尸諫南子尚聞車聲則猶未致仕是大可疑也竊意近關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當未從政也此二君之說大略如此竊謂左氏不知大

義。趙盾弑君。傳。末託爲孔子言越境乃免。此謂伯玉從近關出。蓋卽越境乃免之說也。越境乃免之言。非出孔子。則近關而出之事。亦非出伯玉也。不然。吳季札因闔閭使專諸刺僚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叔孫昭子因季平子逐昭公。使其祝宗祈死。雖至親且不願與同朝。寧伯玉獨出其下乎。如曰不對而出。則亦陳文子之去他邦。不久卽返耳。尚足爲有道則仕無道則卷之證哉

行夏之時

問。夏小正戴記月令。俱用夏時。但周本建子。而周書時訓亦

主夏正果周公之書歟又月令爲呂不韋所集雜以秦制而說者或謂周公作或謂管子作然歟又周禮或言正歲或言正月豳風或言月或言日則夏正周正並舉何歟至春秋書春王正月孔安國鄭康成以爲時月俱改程伊川胡文定以爲改月而不改時胡文定謂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峯更以爲時月俱不改果孰是歟

答 按夏小正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至漢太初後歷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而時訓篇則亦先雨水而後驚蟄也又劉歆作三統歷以穀雨三月節

淸明三月中。而時訓篇則淸明又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時訓篇尚爲歆以後之書。非周公所作明矣。是以朱子作儀禮通解。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與月令也。但時訓每月俱著中氣。每五日爲候。三候爲中氣。共七十二候。而夏小正與呂氏月令。則皆未著中氣。詳略頗異。迨唐明皇命李林甫等刋定月令。始有增益。每月亦分中氣。朱竹垞所謂嘗日懸之國門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竟有肆行增改者哉。至月令一篇。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杜君卿以爲管子所作。攷藏塡有云。自大撓作甲子。伶倫制律以應十二月。堯命羲

和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此則夏小正之所本。而夏時之所以善也、周以農事開國、尤以時令爲重。當時必有成書、略見於豳風周禮、故月令雖不韋所作。大率周時增益夏小正而不韋又增益周時之書而成者、猶之淮南時則訓、比呂氏月令又有異同。斯可證矣。竊按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一切服物犧牲皆然。惟月令言四時及中央土服色隨時更易、殆不可信耳

三正之說。按詩多言夏正、凡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六月北

伐。及十月之交。皆夏正也鄭氏以十月之交爲夏之八月者非而七月一篇。凡言月者則夏正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凡言日者則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謂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耳。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此則周正也。正歲令於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此則夏正也。蓋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謂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朱子答吳晦叔書。亦謂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呂東萊云豳風十月而曰改歲。蓋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

按二王之後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固已但春秋時列國亦有不遵用周正者如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乃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是晉用夏正也又十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是齊亦用夏正也

春秋書春王正月解者三說不同按周章成以孔鄭言時月俱改者爲是觀孟子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

以爲十一月十二月者九月十月也若非九月十月築作之期已過何得更造橋梁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夫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以四月爲六月也春秋書雩者二十其時皆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且春秋書春無氷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氷在春而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謂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月而夏至在七月更考歷法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於降婁之初則夏之二月也昭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則夏之十月也。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尤其明白易見者也

徐揚貢曰春夏秋冬之序則用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用夏時

附錄袁簡齋謂此章顏淵必是論時輅等項。記者但括之曰問爲邦。夫子因如其問而定之。不然。豈有南面爲君。僅頒一歷。乘一車。戴一冠。奏一部樂。而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于此乎

乘殷之輅

問。明堂位大輅殷輅也鄭注大輅爲木輅。本節集注据此釋

爲木輅樸素渾堅固已但又云等威已甚於何見之

答　殷之大路固爲木路但此云乘殷之輅不僅指大路言蓋商本有大路先路次路三項按禮器大路繁纓一就（就成也）次路七就郊特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其餘僻弗軒殺亦當有異此正殷路等威之辨也若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其玉路十有再就以祀金路九就以賓以封同姓象路七就以朝以封異姓革路五就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不言就注與革路同）以田以封蕃國據此則周以木路爲下殷以木路爲上周以就數多者爲大路殷以就數少者爲大路蓋大路越

席。原貴質素。此般路之所以可法也

史之闕文

問 春秋魯史也。其間或有時而不月。月而不日。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果係聖人之筆削與。抑本春秋之闕文與

答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又顧氏亭林曰。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于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又遠矣。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為異辭也。公子益師之

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考矣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其說最爲明析

附錄孔疏。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所記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寫者脫漏。其日不繫于月

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雖欲改正無以復知也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畧捘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自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嚮倍此即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但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以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舊典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脩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日者因而

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既有詳畧不可以爲褒貶故春
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

讀書記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
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
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
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歷
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于史文之誤而無從取
正者乎況于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
之書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鄭伯髠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